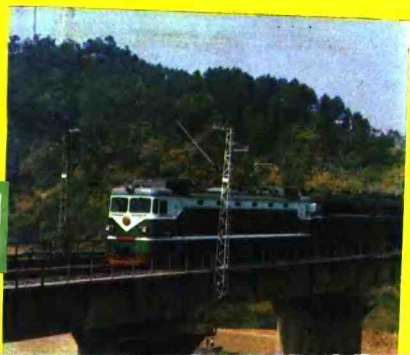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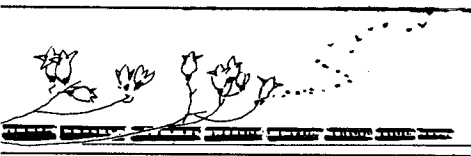
京广大道的呼唤



RH25/25

I217.1
163
3

花城出版社



京广大道的呼唤



一九八九年五月 广州



634801

京广大道的呼唤

责任编辑 莫少云

特约编辑 杨冠英 叶敏虎

花城出版社出版

印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 (封面)
《当代矿工》印刷厂 (正文)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2万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4000

统一书号 ISBN 7-5360-0479-6/I·438 定价 3.50 元

序

王凤舞

为了庆祝建国四十周年，我们广州铁路局的作家、作者奉献出一束馥郁的香花——《京广大道的呼唤》，表达具有“二七”光荣传统的铁路职工对亲爱的祖国的赤子之心！

京广大道，从北京到广州，长二千三百多公里。日日夜夜，朝朝暮暮，广州铁路局的十六万干部职工用汗水、用信心、用希望，用拼搏，驾驭这条钢铁大动脉，让它为四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广州铁路局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前进的步伐更快，“笔一流，笔冠军”，当好先行。

鲁迅说过：文艺是点燃国民精神的“灯火”。在党的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指引下，生活工作在广州局的作家作者，他们扎根在厚实的沃土上，用心血浇灌花卉，让文学作品成为鼓舞全局十六万职工开拓创新的风笛、号角，使京广线上轮声铿锵；充满进取向上的奋斗精神。展开这本集子，举凡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大都具有铁路的鲜明特色和优良素质。事实证明，铁路文学正在文坛上占有一席

之地，文坛的“铁军”崛起指日可待。

当然，这本集子是广州铁路局结集出版的第一本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合集。与大时代的要求还有差距，与企业文化素质不断增长的大趋势来看还有不足之处。然而，这第一步是那样有勇气、信心百倍地迈出了。我们相信在春光明媚的南中国铁道线上，将印上我们十六万可敬可爱的干部职工志在四化、齐步前进的坚实的足跬！

目 录

序.....王凤舞

京广大道的呼唤.....杨冠英等 (1)

南中国铁道线的雄风.....杨冠英 (38)

山的儿子.....蔡宗周 (47)

强者之歌.....王光明 (72)

我是共产党员.....章惠君 (77)

半壁河山第一站.....黄润秋等 (86)

虹，跨越时代，跨越世界
.....肖强虎 (100)

中国神功辩.....叶敏虎 (116)

碧海青天夜夜心.....杨冠英 (149)

红停绿开.....叶敏虎 (192)

晶莹的心.....王光明 (230)

默默的思索.....王光明 (239)

雾蒙蒙.....李科烈 (246)

街头那孩子·····	李科烈 (251)
车鳞鳞·····	李科烈 (256)
男子汉轶事·····	章惠君 (263)
沉沉的钢轨·····	林旗峰 (270)
奖金·····	王崇明 (284)
山泉水悠悠·····	叶敏虎 (286)

生活三题·····	杨冠英 (307)
桂湖赏桂·····	蔡宗周 (313)
柏林深处访诗心·····	蔡宗周 (319)
登黄山天都峰·····	秦 超 (324)
亲情·····	尼 宁 (328)
京城揽胜·····	周均生 (333)
孩子·····	公 浩 (336)
夏天里，我拾起一片落叶 ·····	何婉文 (338)

京广大道的呼唤

杨冠英 蔡宗周 叶敏虎

楔 子

春光迟迟，1930年5月。东北哈尔滨简陋的工人居住区。一位铁路工人家门，飘出了洪亮的婴啼。杨其华来到了这充满忧患也充满希望的人世间。

东北是苹果的“王国”：每逢摘苹果的季节，红艳艳、金灿灿，香气十里、百里。自从东北沦陷，市场上的苹果成了日本侵略军的“战利品”，童年的杨其华第一次尝到的苹果却是涩涩的。那是父亲重病卧床不起，工人们好不容易弄来几个苹果，发着高烧的爸爸迷迷糊糊吞咽着苹果片，小其华将一条条苹果皮塞进小嘴：他太饿了，糊糊面也吃不上，那失去了味觉的嘴巴里，嚼出的是民族的苦难。

1945年“8.15”，日本投降，共产党来到哈尔滨。他这棵长期缺少光合作用的树苗，挺起了胸膛，迎着盛夏灼灼阳光，大声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才15岁，便挤进了抢修佳木斯铁路大桥的工人队伍中，只17岁就成了无

产阶级先锋队队伍里年轻的一员。

他唱着“解放全中国”的歌曲，卷入了南下的铁流。一路上：天津、北京、郑州、武汉，一直来到广州。没想到，广州竟成了他第二故乡，弹指间近40年了。

40年，人生漫长、曲曲折折的40年，杨其华在铁路干过机务、车辆、客运、工程，当过团委书记、党委书记、三线工程指挥部指挥长、政治部主任，直至担任一局之长。工作的变动，职务的变动，可“中华”二字在他心中沉甸甸的分量一直没有变，盼来了三中全会的和煦春风，他为振兴中华大干一场的心愿得到了实现。

第一章 从“卡脖子”地段到门户开放

1

宛若游龙的京广线，自北向南，贯通五省，绵亘2300多公里。列车从首都出发，双线并进，比翼齐飞，通达、畅快，好一派气势！然而，到了衡阳，双线戛然而止，游龙不禁蹙眉；再往南，益发步履艰难。那里是京广线的“屋脊”五岭俨然摆开了阵势，山险路仄，坡高弯急，起起伏伏，层层叠叠。游龙不得不把速度放慢再放慢。

扼湘南粤北交通咽喉的坪石，附近的九洑十八滩声名显赫，山险水恶，令人目眩。翻开史书记载，可见一斑。

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名将马援，有万夫不当之勇，被封为“伏波将军”，当他横戈驰马南征至此，不禁嗟叹“鸟飞不渡，兽不能临”！

一千一百多年前，唐代大文豪韩愈被贬岭南，船行乐昌坪石间，他吃惊地叫着：“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

30年代后期，粤汉线总算艰难地打通了，单线铁道，依山傍水，左弯右拐，战战兢兢从这里通过，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卡脖子”地段。

日历翻到了公元1981年，随着党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全国活跃！京广活跃！空前的运输繁忙的局面出现了！瞅瞅这南方铁路依旧板着“闭关自守”的老面孔，瞅瞅坪石口所患的先天性“食道狭窄症”，吞吐不畅，接不进，送不出，使广东、湖南两省叫苦不迭。局运输处的电话铃声常常象爆豆一样：

“我是外贸，出口生猪要车皮，请给我们一列！一列！”

“我是深圳，特区建设要水泥，快运！快运！”

“我是黄埔港，积压货物太多，疏港！疏港！”

“我是广州市委，几百万人民的节日物资，不能堵在坪石之外，放行！放行！”

十万火急！电报雪片飞来：车皮！时间！物资！运输处的工作人员面有难色：双桥好走，独木难行哟！

更伤脑筋的是局长杨其华。他到省里开会坐不住了，几笔欠帐单象几块石压在他的心头：

全国每年有400万吨物资运不进广东；

广东有100万吨“广货”运不出坪石；

湖南外贸通过坪石口出口物资只能完成百分之四十七，还不到一半；

——全国改革“热点”深圳特区的建筑材料运不进，只

好花费有限的外汇从香港倒流进口……

杨其华深感内疚：就这样为国出力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他下决心，闯出一条路，掌握广州铁路局的命运，干！

2

京广大干线不平衡的运输状态，引起了中央的密切关注。

1981年春，满头银发的万里副总理来到广东视察。他把杨其华找去了。

“3年为期，把衡阳至广州区段运输能力提高200万吨！你们行不行？”

万里同志的语气那样坚定，就象当年担任铁道部长时，受邓小平同志委托，整顿铁路“重灾区”一样斩钉截铁。他严峻的目光期待着广州铁路局的回答！

“行！”杨其华略为沉思了一下，也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位铁汉子心灵迸出的火花，点燃了积蓄心头多年的宏愿。

春夜。铁路局大院弥漫着花树的清芬。局长办公室灯火通明。一张张因争论、测算、深思而大脑皮层兴奋灶越来越多的脸庞红扑扑的；一缕缕帮助人们调节紧张的神经中枢的香烟青袅袅的；一个个捏紧出力的拳头汗津津的，虽然天气不热，刚刚才是春天……

怎样让“卡脖子”地段的坪石把门户敞开一点？人们深思熟虑，设计着，筹划着……

“3年提高运输能力200万吨，等于净增4万个车皮，中央说

了话，一吨不能少！大家说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嘛！”杨其华全身心极为亢奋，嗓音微微有点沙哑，手指上的香烟兀自冉冉升腾着青烟。这是他兴奋的标志。平素他是较少抽烟的。

“能不能给坪石口动手术，让它吞吐量增大？比如说，改造一些站场股道的设施，开长大货物列车，每列车超吨牵引，多拉两个车皮，100吨，坪石口通过列车每天增加一对。挖潜扩能，是否可做做文章？”

局长的远见卓识，有板有眼的意见，令人心折。热烈的议论进行着，偶尔也会有一两声轻轻喟叹：“这么干，出事谁负责？”集思广益，局长来个“冷处理”，让大家各抒己见。机务处处长薛志平动心了：“行呀！试试车，我陪局长干！”运输处长是个精细人，思前想后：“每列车多挂两个车皮，恐怕有些车站股道长度不够，摆不下吧？……”

当机立断。杨其华提高了嗓门：“请副总工程师赵兰谷带领一班人马，明天出发，负责7个车站的股道延长工程指挥工作。我和薛志平上郴州机务段。”郴州机务段担负着耒阳至枣子一段30公里长大坡道的牵引任务，这个区间打通了，其它地段就不成问题。杨其华决心亲自去牵这最难牵的牛鼻子。

旧中国有一首湖南民谣：“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时代变了。他微笑着舒了一口气：拼搏，创一流，坚决打通坪石口，为国分忧，打开祖国改革开放门户，为振兴中华出力。杨其华兴致勃勃来到郴州机务段。

“试一试，每列多拉100吨，尽快疏通坪石口！”杨其华向这个段的段长探询着。

“能拉满载就不错了，再多拉100吨谈何容易！”这个段的段长面有难色。

“先试一试，失败了再总结经验嘛！”杨其华坚持着。

“机车爬窝怎么办？出了事故怎么办？”这个段长强调着困难。

“改革，难道是开太平车，不要担风险吗？不敢试，无非是怕出事故、怕负责。”

“不能让四化等人，要找人出来干四化，这个机务段还有没有人敢干能干，谁能干就让谁干！”杨其华和薛处长商量后，决定让司机出身的副段长李士勇上，组织超轴牵引的任务。

衡阳车站内，一台前进型6365号的老式蒸汽机车，一个技术中等的机班，一列最难拉的油罐车，一切都考虑到日后超吨牵引的可行性。试牵引即将开始了。杨其华和薛处长从车尾走向车头，细心检查了车辆数、载重情况，一吨不少，整整2600，多拉100吨，尔后登上了机车。

绿色信号。汽笛长鸣。有史以来，这个区段第一列长大货物列车启动了，局总调度所关注着郴州，全局14万干部职工关注着郴州，坪石口这个“卡脖子”地段到底能不能闯开？

列车呼哧呼哧地爬上枣子地段了，炉门急速地一启一关，司炉急速地一铲一铲投煤。杨其华卡着手表计算着：1分钟30铲，每铲约3公斤，30分钟轮番投煤，共投出900铲，吨半煤！炉火映红他严峻的脸庞，额头的汗水拌着煤屑往下滴，3位机车乘务员浑身汗涔涔的。这是一场异乎寻常的战斗，哪有抒情诗人那般罗曼蒂克，什么琴弦呵！协奏曲呵，洒脱

面写意地哼呵唱呵！这里是不惜榨干全身汗水的奉献，这里是耗尽全部精力的拼搏，这里是铁和火的熔炼，这里是信心和力量的凯歌！注意！通过！通过！坡道闯过了，列车正点到达了，试牵引成功了！局长握着司机的手，兴奋地说：“真了不起呵，小伙子们，辛苦了！辛苦了！”又是几趟牵引，也成功了。此情此景，“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支歌是局长的心声！

3

又是一年芳草绿。1983年春天翩然降临。杨其华在整个广州铁路局组织了一场“挖潜扩能”的大规模攻坚战：改进运输组织，积极开展技术改造，打破老框框，增加列车对数，增加机车牵引吨数，增加列车编成辆数，这个“三增”加上“三满”：满足铁路运行图的安排，满足吨数，满足长度，使衡阳至广州列车通过能力一年比一年提高。

“卡脖子”的坪石口地段面貌变了。提前两年达到了万里副总理提出的接进800辆，多运200万吨的任务。

大门敞开，有进有出。货畅其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广东更加生气盎然，坪石口又成了全国铁路运输装车的“热点”。根据中央战略部署，衡广复线全面施工。怎样保证运输生产和施工“两全其美”？杨其华坚信，依靠这个铁打的集体，挖潜扩能，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情绪特别好，向大家下达任务：“突破1000辆！愚公挖山不止，咱们挖潜不止！”有志竟成。1986年日均突破1000辆，达到1073辆，比上年多拉货物196万吨！

为了解决旅客乘车难的问题，广州铁路局从货车扩编发展到客车扩编。京广间15/16次、47/48次从原来挂车15辆增加到20辆，广州至长沙间加挂到25辆，这样每年可以多运送旅客40多万人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极佳。在铁道部丁关根部长的关怀下，杨其华督促科技、机务、运输部门试制成功“简易电控装置”，确保了列车的安全。

第二章 治水轶事

4

南方夏季，暑气蒸腾。

京广线上，飞驰的客车经过一天曝晒，车厢内温度高达摄氏40度，风扇送出的是热风，蒲扇摇动的是热风，旅客们不停地抹着汗，纷纷拥向车厢两端的洗漱间。一个个龙头被拧开了。水，只是吝啬地一丝丝、一滴滴流着，有的早停滴了。

8号车厢里，列车员将一杯水送到杨其华面前：“局长，请喝点水吧。”“哇……”不远处传来小孩的哭声，“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杨其华端着这杯水走过去，轻轻地递给那位年轻的母亲，心里象针扎一样难受。

“现在出门坐车难，买票难，连喝水用水都困难……”

办公桌上，一封封反映列车上“旱情严重”的群众来信，浮现在他眼前。水，旅客列车的水啊！仿佛有千百双捧着水杯的手向他伸来。

清晨，在广州站熙熙攘攘的售票厅内，有三位特别的旅客匆匆买了3张北上的慢车坐票，随同人流涌上了504次列车。其中一位穿蓝的卡中山装，身材魁梧的旅客向两位同行说：“今天约法三章：1.不惊动列车长，2.不要谈铁路的事，3.分头查看车厢内水管、水池、厕所，了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列车走走停停行驶了3、4个小时。他们一节一节车厢地查看，时而在洗脸间拧拧水龙头，时而进厕所按按水阀。车一靠站又匆匆下车观看股道间供水栓和上水工的操作情况。列车运行中，那位穿蓝衣服的旅客盯着一位列车员。那位列车员不给旅客倒茶送水，也不见打扫车厢，却翘着二郎腿叼着烟，唾沫横飞地与另一名个体户模样的旅客在摆龙门阵。

暮色苍茫，这三位旅客心中有数了，在另一趟南下的客车上，字斟句酌地起草着《关于立即解决客车上水的命令》：

各分局长，海南办事处主任：

夏季已到，解决客车上水问题已成当务之急！你们必须立即亲自去上水站检查，并组织有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上水问题。要配足定员，检修设备，健全制度，加强教育，严格纪律……并将落实日期和情况电告路局。

广州铁路局局长杨其华

1982年6月3日

这就是广州局的第1号局长命令！

《羊城晚报》马上抓住这件事报道，标题是：杨其华“微服出巡”。

“微服出巡”这个词，对封建时代的清官，是一种赞许；对共产党的干部，似乎有些不宜。然而，扛着“肃静”

“回避”的牌子去巡视，领着浩荡队伍去验收，宴会桌边听听汇报，这在我们的“官场”已是司空见惯。相比之下，“微服出巡”式的调查，不是要实在得多么！

杨其华决定从自有资金中拿出300万元改造上水设备。300万，一笔不小的数字，而且是出自能用来给职工发奖金盖宿舍的自有资金，就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也会增加多少产值。用于对铁路毫无经济收入的上水设备，值得吗？

值得！一千个值得！一万个值得！杨其华想到的，是人民的利益比一个局的职工利益更为重要。何况广州局处于祖国的南大门，铁路的声誉，国家的声誉，凡百万能买得到吗？

军令如山！各分局长，有关站段长闻风而动。局计统、机务、客运部门主要负责人带领人员火速赶赴列车上水最困难的长沙、株洲、娄底“三角地带”，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半个月的限期时间内，全局17个客车上水站，上水工从100来人增加到200多人，新增净化消毒装置7套，主要上水管道从28条增加到33条，水井增加100多个，拖了多年的上水问题基本解决，广州局成了全国铁路第一个解决好客车上水的铁路局，受到了广大旅客的称赞和铁道部的表扬。